# 【端傳媒】翻開「無屍奇案」檔案,進入偵查尋兇現場



●英國鑑證專家王匡婷: 命案的現場,蒐集環境證據尤其重要,忽略了某些細微之處,就不能發現重要真相及證據。(攝/鷹翊銘、端傳媒)

一切由香港開埠 173 年以來,首宗在無「直接證據」下成功入罪的「無屍奇案」說起。

近來,警界、法醫和法律界的朋友都在討論最近宣判的一宗轟動香港殺人案。案件發生在 2011 年 10 月的一個晚上,在夜總會任職公關的 33 歲四川女子秦嘉儀,在香港離奇失蹤。家人幾個月聯絡不果,次年 1 月,哥哥千里迢迢來到香港報案尋人。

警方調查兩個月都茫無頭緒,直至 2012 年 3 月才申請到搜查令,進入秦嘉儀曾居住的單位,發現已經重新裝修,警方在該單位內,找到屬於秦嘉儀的三條頭髮,別無其他。這個新裝修的住宅單位,找不到失蹤者的任何蛛絲馬跡。警方於是翻查大廈閉路電視片段,發現秦的男友、任職證券公司「國泰君安」董事的陳文深在 2011 年 10 月 6 日晚曾到訪,之後又以手推車推著沉甸甸的尼龍袋離去。

2012年4月24日,警方將陳文深拘捕,並控以謀殺罪。今年8月,陳在高等法院被判罪名成立,依例判處最高刑罰——「終身監禁」。不過,起訴過程由始至終無發現屍體、無發現兇器、無目擊者、連殺人者的行兇動機也未明,被告亦一直否認控罪。

於是案件判決後,引起社會對謀殺罪的討論。根據香港警務處數字,過往 10 年,香港平均每年發生 34 宗兇殺案。究竟在這個危機四伏的城市,要追踪一宗兇案的真相,把殺人者繩之於法,過程究竟是 怎樣?



● 2005 至 2015 年香港兇殺案數字。(圖/端傳媒)

「通常,一具僵冷的屍體,只要仔細凝視他,就會說出一切真相,究竟他是否『被殺的!』」一名 CID (警方刑事調查隊)向記者說。但是,當兇案現場什麼都沒有,有人早已將屍體運到別處棄置 時,在執法者永遠找不到屍體的情形下,香港警方和法律制度,如何能確保真兇被捕,又不會冤枉 好人? 究竟一切如何追踪?

#### 利用工具 保留一切證據

「首先,收到有人報警,警員必須第一時間到現場確認。之後,警員千萬不要做無謂的事情,保存 現場證據最為重要。」前警司劉達強緊張地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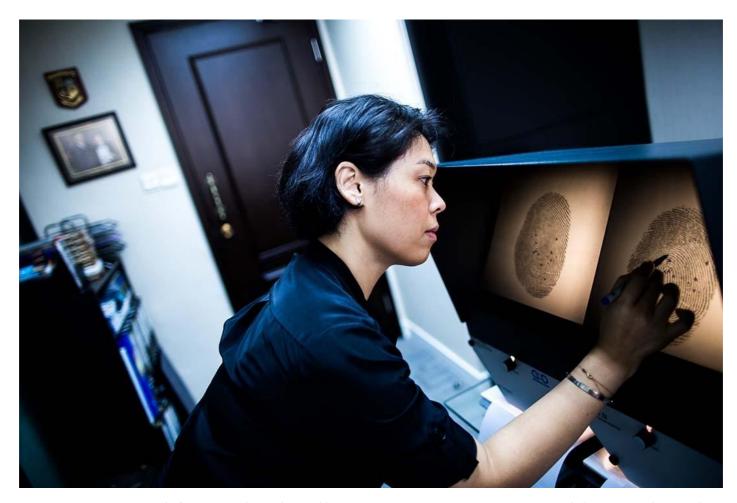
劉達強 1978 年加入警隊,2013 年退休。他 35 年來的警隊生涯中,處理過多宗香港謀殺案,包括 2000 年「康怡花園韓籍女子被殺案」:一名大廈保安員,因為被女住客投訴而失業,其後入屋打劫該女住客,更用刀斬死她。劉達強憑現場留下的兩滴血及有指紋的刀套,核對過千組指模、300 組基因樣本,最終找到看起來不認識死者的兇手,最後將他繩之於法,被告最後被判終身監禁。

「不少軍裝警員到場,以為自己好本事,弄這弄那,反而消滅了現場證物。正確做法是等待 CID 到達命案現場。」他進一步透露不少香港的特殊案例,「曾經有警員到達橫風橫雨的命案現場,立即掏錢到附近商場購買全新吸塵機。因為風雨可能會令現場的毛髮吹走流失。等化驗人員來,早就什麼都沒有了。這警員就得立刻把這些證據用全新吸塵機先吸作保留。」他說,作為現場調查的警員,需要取得各種控制樣本(Control Sample),例如毛髮,以備日後呈堂,因此一部全新、沒有經過污染的吸塵機,可能是兇殺案的好幫手,「當然警員會預備全新棉花,膠袋等用具,確保所有樣本不被污染。」

他比喻警員就像一部吸塵機,什麼都要盡能力在無污染下保留、紀錄,之後再交由專家評估。再分析把無可能的東西剔除,「最後剩下的,就是發生命案的理由與真相。」劉達強堅定說。

## 抓緊時間搜集環境證據

不過要找到真相,其實有時效性。王匡婷是英國鑑證專家,2001 年受聘於倫敦 Forensic Science Service (鑒證科學單位),專門從事人類基因 (DNA) 研究工作。2004 年被挑選進入 Scotland Yard (倫敦警察廳總部,俗稱「蘇格蘭場」),成為鑒證專家。「我的工作範圍包括四分之一個倫敦市,這罪案之城,幾乎每天都有十宗新的兇殺案。」



●王匡婷是英國鑑證專家,2001 年受聘於倫敦 Forensic Science Service (鑒證科學單位),專門從事人類基因 (DNA) 研究工作。(攝/盧翊銘、端傳媒)

對於是次香港這宗無屍奇案,王匡婷也有留意。「其實兇殺案的痕跡不是那麼容易被消滅。例如血跡,兇手可能會自我聰明,採用漂白水消滅血跡,但血會滲入各種物料之內。例如有些木地板是透氣的,表面會有肉眼看不到的洞位,血不多不少也會滲在其中。」她認為在這類命案的現場,蒐集環境證據尤其重要,「忽略了某些細微之處,就不能發現重要真相及證據。」王匡婷強調這些「證據」是有「時效性」,「頭髮、衣服纖維、手指模,如果沒有清理,能保存 7 至 10 年,但血跡和 DNA 可能過了一天就會變差,所以要抓緊時間。」

#### 現場以外的 100 個可能

在現場搜集證據外,「現場以外」的調查也很關鍵。「如果案發現場是住宅,雪櫃、垃圾桶、書櫃上的筆記簿都可能反映一些真相。但調查不會只限於現場,會包括現場之外的大廈 CCTV (閉路電視)、甚至通往案發現場途經的街道、垃圾桶、垃圾房等。因為兇手好可能會將行兇工具丟在沿途,也可追蹤到兇手的逃走路線。」劉達強分析。

「如果犯人走到通衢大道,警方可以要求運輸署、房屋署、甚至機場保留錄影片段,因為可以從 『天眼』(閉路電視攝錄系統)發現犯人蹤跡。」不過劉達強亦補充,這種追查要假設案發後兩週以 內被發現,因為香港的「天眼」一般只會保留錄影紀錄 7 至 14 天。

### 無屍奇案

不過即使像劉達強如此熟悉調查兇案手法,也不能不承認,秦嘉儀被害的這宗無屍奇案異常棘手。「從前曾有幾宗案件找不到死者屍體,只找到屍首的一部分如手指骨、肌肉,最少也可以用作呈堂證供。但今次案件沒有一些屍體證據,無屍體,無人死,純粹用環境證供入謀殺罪,真的前所未有。」

根據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,香港法院的判決目前奉行「普通法」原則。曾擔任高級檢控官的大律師潘展平認為,普通法體現的是「寧縱無枉」精神,要令被告罪名成立,檢控官必須嚴格舉證,判決被告罪成必須「毫無合理疑點」(Beyond reasonable doubt)。「檢控官必須要證明被告有意圖殺人或令人受重傷。一旦證據有任何疑點,被告就無罪,或變作誤殺罪。這稱為『疑點利益歸於被告(Benefit of doubt is to the defendant)』。」潘展平點出,要指證謀殺兇手,多要靠「直接證據」,「一般來說,判刑事案件入罪需要靠直接證據,例如有錄影拍下命案現場就是證據,兇刀上有死者血跡、有兇手指紋就是證據。」

但是,秦嘉儀一案是香港開埠以來,唯一一宗檢控官完全沒法提出直接證據,最後卻成功入罪的刑事案件。是次實素嘉儀一案的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鍾志明表明,該案沒有任何直接證據,檢控只靠「環境證據」。所謂環境證據,就是包括科學鑑證、八達通(香港通用的電子收費系統)行程記錄等。潘展平大律師分析,「控方先陳述所有環境證據,看看證據加起來是什麼關係。如果作出唯一合理推論是被告殺人,陪審團就可以單憑環境證據判被告罪名成立。」



● (攝/盧翊銘、端傳媒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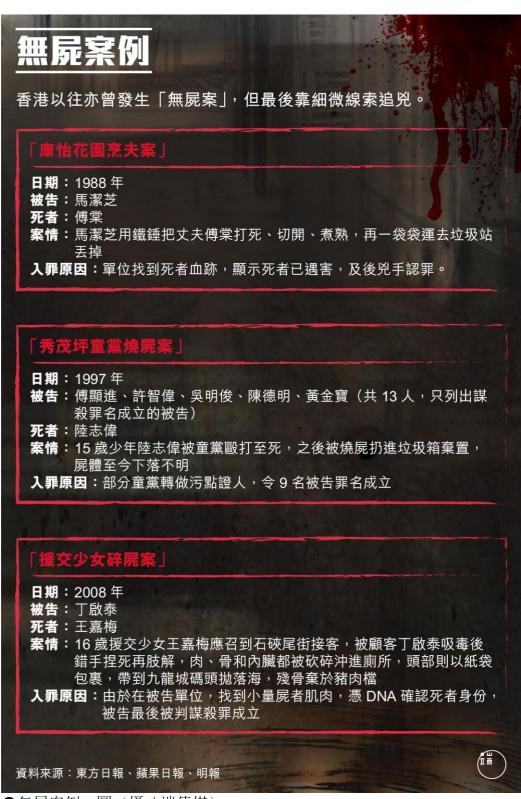
### 環境證據罪證確實

秦嘉儀哥哥報警後,東九龍總區重案組 2012 年 1 月 17 日開始調查。警方發現,秦 2011 年與家人 失去聯絡之前,住在香港淘大花園 E 座 21 樓。警方翻查大廈閉路電視片段,顯示秦嘉儀 2011 年 10 月 5 日下午 4 時多回家後,便從未離開,因此推論她已遭不測。

警方在 3 月 30 日到上址搜查,卻只在鋅盤底座下發現 3 條秦嘉儀的頭髮,完全找不到血跡、纖維等線索。但是,翻看閉路電視及疑犯八達通卡紀錄,警方卻盯上了秦嘉儀的情人陳文深。他在 2011 年 10 月 6 日傍晚上秦嘉儀家中,一個多小時後才離開。陳文深之後購買巨型真空袋、手套、除臭劑、螺絲批和保鮮紙返回單位,一個多小時後再離開。次日早上,陳文深帶了膠袋及尼龍袋再次返回。半小時後,陳以手推車推尼龍袋離開。

幾日後,陳文深要求裝修工人兩天內來翻新該單位,單位所有家具、電器、私人物品全被清理。其後,陳文深用秦嘉儀的電話發短訊給好朋友及心理學家,報稱秦已返內地,又用公司的固定電話致電秦嘉儀手機。不過陳文深沒有想到,他公司的電話有錄音系統,同時錄下了另一部電話響起的聲音,令警方發現陳致電給自己手上的手機。大律師潘展平逐步推論,「於是很多情況加起來,能推論被告已經殺死秦嘉儀。」

根據香港法律,謀殺是極嚴重的刑事罪行,由法官聯同陪審團進行審訊。被告是否有罪,要起碼由 7 名普通市民組成的陪審團投票決定,必須在大多數陪審員同意下,才能判決被告罪名成立。此案在 無屍體的環境下判刑,法律學者張達明認為「香港法例沒有硬性要求謀殺案必須找到事主的屍體及 法證等直接證據,只要有充分的環境證供,也可將被告入罪。」大律師陸偉雄亦重申,「證供多寡不 是裁判的標準,而是證供是否有力,令陪審團相信罪成結論是『唯一及不能抗拒的』。」



●無屍案例。圖(攝/端傳媒)

文章來源:端傳媒